

汜

濫

金 學 鐵 著
孫 芸 侯 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二年·北京

總 73 單 20 32 開 187 定價頁

汜 濫

金 學 鐵 著 孫 振 俠 譯

※ 版 權 所 有 ※

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初版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)

三聯・中華・商務・開明・聯營聯合經銷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京 1—5000

定價 6,400 元

범 랑

據“文學藝術”(朝鮮平壤市文化戰綫社出版)第三卷第八期譯出

目次

一	霧夜·····	一
二	野梨樹屯·····	一一
三	負傷者·····	二〇
四	交涉·····	二四
五	夜裏來訪的人·····	三一
六	會合·····	三五
七	前夜·····	三八
八	蠶起·····	四六
九	戰鬥的開始·····	五五
一〇	仙夏·····	五六
一一	唯一的統治者·····	六三

一一	林中人·····	六
一二	『討伐隊』·····	七
一四	偵察·····	七
一五	不睡的村莊·····	八
一六	伏擊·····	九
一七	報復·····	九
一八	知己·····	一〇
一九	發覺·····	一〇
二〇	『不准去』·····	一五
二一	渡口·····	一九
二二	面對敵人·····	二四
二三	搶回來·····	二三
二四	初音·····	二四
二五	迎戰·····	二六

二六	人生觀問題·····	一五
----	------------	----

關於作者·····	一六
-----------	----

一 霧夜

濃霧的夜晚。撐船的田泰明，扛起了釣魚竿，打着燈籠，朝江岸這邊走來。剛走到繫船的樁子跟前，讓一個意外的聲音給嚇住了。他站住腳，簡短地問道：

『誰？』

霧裏沒有回應，只是清晰地聽得到不均勻的喘氣聲。泰明接着又追問了一回，却照樣的沒有回答。

『不答應的話，可要把你狗崽子的腦袋拿下來呵！』

他把燈籠放在地上，斜拿着釣魚竿。雖然探的是個攻擊的姿勢，並這麼吆喝着，却同時向後倒退了一步。

『哦，原來你是撐船的呵！』

也許由於燈光照耀的緣故，那邊可以看清楚這裏。在霧裏高聲喘氣的人，這樣低聲

叫着，安心裏摻合着歡喜。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不，我並不是來害你的，我有點事要求你。』

『反正你的手不要動！往燈籠跟前過來一點！』看着臉說吧。『泰明仍舊不放鬆，警惕地命令着。』

穿過了濃霧，一個人拖着一條腿，走過來站在燈火前面。

『呵！』泰明看了大吃一惊，把要喊出來的聲音嚥回去，又往後退了一步。在眼前出現的這個陌生男子，頭髮蓬亂，衣裳撕破了，額角和搭拉下的一隻胳膊，還有那條腿，淌着血。

『我是被警察那些傢伙們追趕着來的。對不起，你能渡我過河去嗎？我總不是一個強盜和殺人犯哪。我是出了獄跑出來的。現在，雖然我什麼都沒有帶，日後如果我還活着，一定要報答你的，求你幫幫忙吧。』他知道自己模樣看來決不像一個平常的男子漢，便直率的兜出了這些事情。他說話的時候却是焦急的樣子，好幾次警戒而不安地盯着，一眼望不穿的霧裏，耽心那就要攔過來的追擊者們。

秦明聽了這位『不速之客』所說的話，從他那真誠的表情裏猜想，這不會是一個說謊話的人。同時，他的身後有狼羣似的警察們在追趕，前面是急湍的水流阻攔着，他是那麼絕望。從他那大胆的眼睛裏和命令的態度裏，彷彿表示着這樣的決心：如果事情弄到實在無法可想時，他也許會毆打了渡船夫，把船搶來自己設法過渡。年輕的渡船夫再退後了一步，很乾脆地拒絕了：

『事情雖然值得同情，可是我辦不到。把你渡過河去了，我的腦袋就要掉了，要是……』

『那麼，就只把船借用一下吧！』越獄者在對方講話的中間，冒失地插了一句，這話叫人難於分辨出是命令，還是提議。

『水流自古就是急的。我從小就以搖船爲生，都不能用一隻手搖過河去……你？』秦明使勁忍住想從鼻子裏哼出來的笑聲。

『不要緊，不管怎樣，你只管把船借給我就行！』

『哎，你這人何必呢？那是白搭的……終歸還會被沖回岸邊上來的……』

秦明猶疑了一會兒，他設身處地地替這男子想了想，同情而就地問道：

『這樣拖着一條腿，就是渡過河去了……總得要爬得上山去才行呵……不然哪裏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呢？』

事實上，泰明住的這一邊——洛東江支流之一的這條江的西岸，雖然被人稱為沃野千里的平原，茫茫地展開着，而和它相對的東岸——野梨樹屯盤踞的那邊，却有大白山支脈底根伸延過來，是幾乎和江沿挨着的險峻的山岳地帶。所以，泰明無論如何總是懷疑這傷了一條腿和一條胳膊的男子，怎麼能踏破那危險的山路而解脫警察的追擊。同時這人也會知道：滿身都是血，總不能這麼冒失地走進一個陌生的村子裏去呀！

『那你就別耽心吧。』負傷的男子滿有信心地、簡短而倉促地回答着；接着又決斷地問道：『這渡口對面那邊是野梨樹屯，沒錯兒吧？』

泰明點了點頭。

『可是，那裏不管怎樣也不是藏身的地方呵！』泰明替他着想而有點發愁。

『只要你給擺渡過去，我就能活的。快點兒吧，別耽心了，快點兒！』逃亡者固執地重複着這一句話。

泰明下了決心：

『好吧！搖你過去……那麼請你稍微等一下！』說完這句話，他就扛着魚竿跑回家裏去。

一分鐘後，年輕的渡船夫重新出現了，帶來了他的妹妹——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健壯的姑娘。

『噯，德實，你務必替我把這個人擺渡過河。過去了就把船繫在那兒，你也不要馬上回來，知道不？』

姑娘看着那個滿身血跡的陌生人，點了點頭，很快地跑去拖了纜繩，站在船上抓着撐竿。

『還有……你當然是到長孫哥那兒去，也就把他一起帶去吧，旁的地方總不放心哪。……』泰明囑咐着妹妹。

那越獄的男子剛要把一隻腳踏上船去，吃了一驚，回頭問道：

『什麼？長孫？長孫嗎？說的是朴長孫吧？』

『對，就是朴長孫。那麼你老兄也認識他嗎？』這回泰明倒吃了一驚。

『快，把那燈籠火吹滅了！』這陌生男子上了船，擺着手。停了一會：『我現在要去躲

藏的地方，正是朴長孫的家呢。那麼再見吧，謝謝你，老兄！」說罷，疲累地、慢慢地在船幫上坐下了。

姑娘用熟練的姿勢，開始撐起篙來；船搖晃起來了。對於這負傷的男子，這搖晃是在意味着一種安全。當他拖着一條痛腿跑來的時候，他對那能使追擊者們緊緊跟着逼來的堅硬的土地，是多麼詛咒呵！——

不大工夫以後，當德實默默地用力搖着櫓，與急流鬥爭的時候，在泰明家裏——那兄妹倆從來沒有斷過明朗的笑聲的草屋子裏，一下子空虛寂靜起來。泰明把被子蒙頭蓋上，朦朦朧朧剛要入睡的時候，受到了早已預期到的追擊者們橫暴而無禮的「拜訪」。他被那怒氣冲冲的警察老爺們吆喝着，睡眼惺忪地爬起來，一手提着褲腰，一手揉着眼睛，如同沉睡裏硬被叫醒了的人一樣，晃晃悠悠地走出門來。

「船弄到哪兒去啦？」

船夫剛一出來，警官中的一個傢伙把槍口堵住他的胸口，劈頭蓋腦的就跟他惡兇兇地發橫。

「好聲好氣地問吧！」在稍微遠一點的霧裏，一個用很快的話語在對警察們指示着

什麼的警官，望着這邊，叱住這過於橫暴的部下。

泰明一聽那聲音，就斷定了：那假裝正經叱責別人的傢伙，是個更可恨的壞蛋。他叫申維成，在日本鬼子統治的時期，在警察署的高等系當過密探——刑事，積累了各式各樣的罪孽，有個綽號叫『申閻王』。由於他的兇惡，這傢伙當了郡警察署的副署長。他饞想着泰明的美麗的妹妹，想娶她爲妾，三番兩次地找來，不是威嚇就是利誘；泰明對這傢伙的聲音已經非常熟悉。這狗東西現在又不懷好意地對自己表示親切，真是不愉快而惡心的事。

『船，船嗎？……船就繫在那裏的。是要過江嗎？有幾位呢？……這三更半夜的，真辛苦呵！』泰明泰然自若地回答着，問着，而且還添上幾句殷勤的問候。

這時，碰了一鼻子灰的警察被緩緩地推開，那下巴左邊有塊刀痕的申維成走上前來（在『八·一五』解放那年秋天的夜裏，當他從一個小胡同拐過來的時候，被一個含怨的青

① 高等系，日本警察署內專管政治犯的部門。——作者。
② 郡，相當於縣。——譯者。

年用短刀戳了一下，那青年這一刀，使得這惡棍的兇惡的相貌，變得更加可怕而令人發抖了）。

『你好吧，田樣？是我呀，認識吧，』這傢伙嘻皮笑臉地說。

『呃？哦！快進屋坐吧。怎麼這黑夜裏……』泰明笑着迎上去，忍着要嘔吐的心情。

『不會是德實給擺渡過江去的吧？……隔壁的房子裏沒有人，擺渡口沒有船，應該受嫌疑的……不過，嚇嚇……還不至於。』說罷，那傢伙親熱地拍了一下泰明的肩膀。

『你是在說什麼？』

『一個赤匪越獄出來，把一個警官打成重傷，逃跑了。』

『是嗎？噢，真是的……』

『那傢伙中了槍，明明是往這邊兒跑來的……』

『往這兒？』

申維成對那吃驚的泰明點了點頭，然後低聲問道：

「德實上哪兒去啦？」

「到永川大姑姑家裏有點事，昨天一清早就走啦。」

「沒錯兒吧？」

「哪能錯呢？……」

「好，好，我相信你……那麼，很明白的，那小子是獨自個兒坐船過江去了……喂！這些日子，那孩子又想過了沒有？有什麼表示嗎？真是摸不透她的心……哈哈！出樣！不過……還得靠你多出點力才行呵！今天我太忙，下次再來吧。德實回來的時候，你探探她的口氣。好，拜託你啦！」色情衝昏了眼的這惡棍，把一個本來還可以深入找尋的線索，自動地閉塞起來，轉過身走了。

泰明把懸在胸中的一口氣，悄悄地、悠長地吐了出來，他像雕像似地站着，好半天，一動也不動。

從霧裏傳來了申維成底高喊聲：

『喂！都到這邊來集合！』

一分鐘後，對着那也許還在江面上航行着的逃脫的船，追擊者們站了一列橫隊，一

齊開始射擊。

那槍聲撕碎了整個的渡口，衝破那濃霧的帳幕，使遠近的山谷，發出比重不同的回響。……

二 野梨樹屯

從渡口上伸上去的一條凹凸不平的石子路，大約往上走二里多地，再由山沿轉過去，左邊就現出野梨樹屯的屯子口了。

雖然這莊子本名並不這樣叫，但是人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已經把它叫做野梨樹屯了。也許是由於圍繞着屯子，這裏那裏隨心所欲地生長起來的野梨樹，給人印象最深的原故；一到四月，那一齊迸放着的，好像白雲般皎潔而美麗的野梨花，預感到青黃不接的愁苦，便搶先凋落下來。

這鄉村的草房頂，聚攏得一堆堆的，看去好像花生糖餅上粘着的花生一樣。在那草房的空隙地方，屹然聳立着兩座突出的瓦房頂，像中央亞細亞所產的駱駝底背峯一般，圍繞在這兩座房屋周圍的草房子，正如同世世代代小心地侍候着領主的奴隸；大瓦房顯出它的威風與壓力，而且這兩座大瓦房還有不亞於它外表的勢力，緊抓着這屯子裏幾百